

一溪明月  
/著

YI XI MING YUE  
WORK

荷芜香犹在，  
宸醒影萧萧。

是了断情劫，  
还是重续姻缘？

# 嫡女风华

DI  
NU  
FENG  
HUA



彼时，他辜负了她，  
却为她舍弃江山，换她性命。

此时，他情深如斯，  
愿为她负尽天下，博她倾心。

纠缠的桃花劫是否能成就绵延的一世情？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# 嫡女风华

DI  
NÜ  
FENG  
HUA

一溪明月 / 著

真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 
★  
藏书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嫡女风华 / 一溪明月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5.6  
ISBN 978-7-229-09606-9

I. ①嫡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1466号

嫡女风华

DINÜ FENGHUA

一溪明月 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王 淋

责任校对：郑小石

装帧设计：九一设计

封面插图：@ 曾想乃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[cqcbs.tmall.com](http://cqcbs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：40.5 字数：890千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606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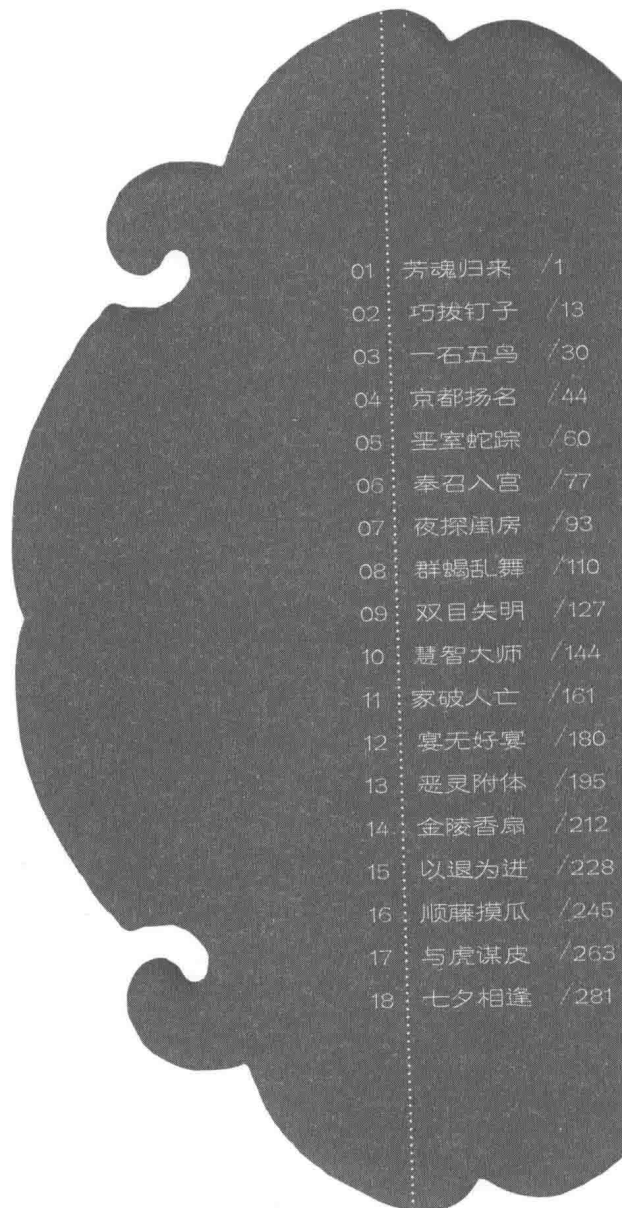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5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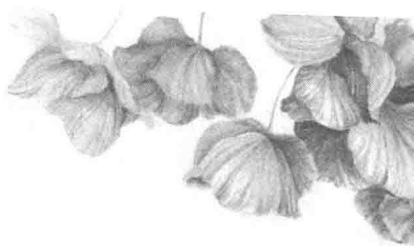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  
CONTENTS

- 
- |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|------|
| 01 | 芳魂归来 | /1   |
| 02 | 巧拔钉子 | /13  |
| 03 | 一石五鸟 | /30  |
| 04 | 京都扬名 | /44  |
| 05 | 圣室蛇踪 | /60  |
| 06 | 奉召入宫 | /77  |
| 07 | 夜探闺房 | /93  |
| 08 | 群蝎乱舞 | /110 |
| 09 | 双目失明 | /127 |
| 10 | 慧智大师 | /144 |
| 11 | 家破人亡 | /161 |
| 12 | 宴无好宴 | /180 |
| 13 | 恶灵附体 | /195 |
| 14 | 金陵香扇 | /212 |
| 15 | 以退为进 | /228 |
| 16 | 顺藤摸瓜 | /245 |
| 17 | 与虎谋皮 | /263 |
| 18 | 七夕相逢 | /281 |



## 01 芳魂归来

南宫宸，夏雪，紫苏，杜荭，张妈……无数张脸孔在面前闪现，狰狞的，阴森的，悲愤的……最后定格画面却是在漫天雪花中，初生的婴儿皱巴巴、哭得青紫的小脸。

“孩子，我的孩子！”杜衡伸出手，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流下来，填满了口腔。

一只手蓦地伸出来，将婴儿高高举起：“交出钥匙，饶你母子不死！”

“不！”杜衡尖叫一声，蓦地睁开双眼。

从灵魂深处爆发的呐喊，凄厉之极，紫荆惊得跳起来：“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紫荆？”杜衡瞪着她，像见了鬼似的。

她不是在十年前嫁人，并且死于难产么？

她，怎么会在这里？

她明明记得产后生生痛死冻死在清秋苑中，怎会见到十年前的故人？莫非，竟是到了阴司地府？

紫荆小心地察看她的脸色：“小姐是不是渴了？还是，想去禅房休息？”

“禅房？”杜衡一个激灵，转过头四处看了看。

一丈多高的观音像和空气里弥漫着的浓郁的檀香味，显示这是间佛堂。

佛堂正中，摆放着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。棺木前的灵牌上，赫然写着：爱妻顾烟萝之灵位！

她一下子明白身在何处，同时越发蒙了。

这是碧云庵，母亲死后停灵于此，亦是她此生所有悲剧的起源地！

可母亲葬了已有十年，为何棺木重现佛堂，且完好如新？

张妈推门而入，劈头就是训斥：“傻愣着做什么，赶紧扶小姐到禅房里休息！”

说着，伸手去搀杜衡，嘴里柔声劝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小姐也该节哀顺变……”

杜衡像被火烫了一般，猛地往后一缩：“别碰我！”

张妈眼底闪过一丝愠怒，忙低了头撩起衣裳下摆，拭了拭眼角：“小姐跪了两天两夜，便是铁打的也该累垮了。夫人在天有灵，定然舍不得小姐如此不顾惜身体。”

她冲紫荆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一左一右扶着杜衡，急急忙忙朝佛堂后的禅院走去。

杜衡神色木然地任由两人搀扶着。

一脚踏进那间禅房，她不禁呆住了，全身的血液止不住地往上冲！

眼前的一床一桌一椅竟然是那么熟悉！化做灰都认得！

过去的十年中，曾千万次出现在噩梦中，于夜深人静时，一遍遍地折磨着她！

杜蘅狠狠地咬着唇，嘴里尝到甜腥的味道。

桌上菱形铜镜里，映出一个素衣白裙，容颜憔悴的少女。

不是梦，这竟不是梦啊！

她重生了，回到十年前，未嫁失身，清白被毁的那一夜！

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赐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！

杜蘅抿紧了唇，目光冰冷。

这一次，她绝对不会再任命运摆布！

对所有践踏她，凌辱她，折磨她的人，必将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！将前世所受诸般痛苦，百倍千倍奉还！

“小姐，喝，喝茶……”被她冰冷的目光一瞧，紫荆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，杯子“啪”地掉落地面，摔成数瓣。

“没用的东西，斟杯茶都不会！”张妈低叱一声，推开紫荆，重新倒了杯茶，殷勤地递了过来：“小姐，喝茶。”

看着她过分热切的目光，杜蘅心中一动：“我不渴。”

“跪了大半天，哪能不渴呢？”张妈说着，又撩起了衣角拭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，“都怪我，忙晕了头，本该熬碗粥给小姐备着的。”

杜蘅不动声色，接过杯子，慢慢饮下，掏出手帕假意擦拭嘴角，偷偷把茶吐入手帕，再重新纳入袖里。

“不早了，伺候小姐歇息后，你也赶紧睡吧，明儿还有得折腾呢。”张妈眼中透出欣喜，吩咐紫荆一句，步履轻快地转身离去。

杜蘅默默地握紧了拳，先前只是怀疑，现在已百分百确定茶水绝对有问题！

怪不得那一晚，她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连房里进来人都不知道！

她还以为，是因为自己嫁入王府后失势，张妈逼不得已才投靠杜荃。

原来，早在十年前，张妈就已经背叛了她！

不，也许比这还早！

也难为张妈装了这么久，十几年来对她呵护备至！

母亲长年卧病，几乎是张妈一手带大了她。

杜蘅对她不仅仅是感激，更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另一个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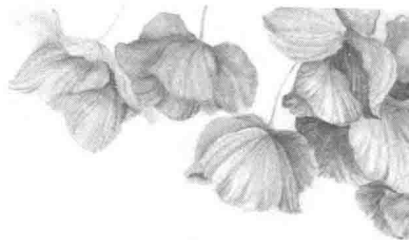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就是这个张妈，竟然在背后捅了她一刀，亲手送她们母子上黄泉！

若不是亲眼见识过她的狠辣绝情，谁能想到那浓浓的疼惜背后，包藏着的竟是一颗如此歹毒狠绝的心？

紫荆默默地摊开被褥，轻声道：“小姐，可以安歇了。”

紫荆一直垂着头，不敢与杜蘅对视。





显然，她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心知肚明。

回想起来，紫荆就是在那件事之后不久，嫁给了柳姨娘的侄子。

杜蘅暗自冷笑，也不吭声，和衣躺下，很快呼吸平稳。

“小姐？”紫荆略等了片刻，确定她已熟睡，这才轻手轻脚地出去，反手带上房门。

杜蘅立刻坐起来，掀起被子，几步便到了门边。

隔着薄薄的门板，张妈刻意压低了的声音清晰入耳：“睡了？”

“嗯。”紫荆轻应。

“我去叫人。”张妈看她一眼，“你去里面守着，别让她跑了。”

紫荆叹了口气，推门进来。

一瞧，床上空空如也，不禁惊出一身冷汗。猛地转头，仓皇四顾。

“是在找我吗？”沉而冷的女声，如即将出鞘的刀锋。

杜蘅身姿笔挺，双手搁在膝上，端坐在桌子旁。

紫荆毕竟年轻，没经过什么阵仗，立刻便吓得腿都软了：“小，小，小姐……”

“睡不着，”杜蘅含着笑，眼里却没有一丝笑意，“你再斟杯茶给我。”

紫荆眼里闪过疑惑，莫不是药下得少了？她也不敢多问，依言倒了一杯茶过去。

“坐。”杜蘅接过茶，却不急着喝，示意她坐下，不疾不徐地道，“你伺候我，多少年了？”

紫荆垂着头挨着她坐了，局促地捏着衣角，期期艾艾地答：“五，五年？”

“这五年，我可曾把你当下人看？”杜蘅问。

紫荆略感诧异，抬起头飞快地看她一眼，触到她灼人的目光，吃了一惊，立刻又垂下头去。

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。

小姐性子温和，待下极宽，莫说训斥打骂，连大声呵斥都少。

有什么好吃的，好玩的，从不藏私，很大方地分给身边的丫头。

甚至连自己的月例银子、绸缎、首饰都任这些丫头随意取用。

“可曾，亏欠过你？”杜蘅再问。

紫荆沉默了。

小姐待她再好，也只能得些小恩小惠，如今夫人又死了，更是连自身都难保了。

比不得柳姨娘当家，手里掌着她的生杀大权！

“我待你不薄，为何要伙同张妈设计害我？”杜蘅满怀怨愤，冷不丁出言质问。

紫荆霍地抬起头，惊惶失措地望着她，张着嘴，一声惊呼正要出口，忽觉腰间一麻，身子便软软地趴在了桌上。

杜蘅缓缓收回手，白嫩的掌心上躺着一支银簪，簪尖上还滴着血。

她镇定地把簪子插回发间，伸手把茶取过来，在鼻端闻了闻，缓缓灌进了紫荆的嘴里，笑道：“曼陀罗不易得，可别浪费。”

紫荆拼命地挣扎，无奈竟使不出半点力气。

被她捏住了下巴，将整杯茶涓滴不剩尽数咽了下去。

杜蘅伸手到她腋下，将她拖回床上，俯身望着她，柔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既是张妈亲自挑的，想必人品是不错的。”

说罢，便径自爬上了床，推开窗户。

眼前横着一道丈许高的砖墙，窗下是条排水沟，中间是条数尺宽的窄巷，黑漆漆直通到佛堂。

她骑在窗框上，忽地回过头，笑道：“啊，突然想起，你今年二十了，也该要放出去了？明儿好好求求柳姨娘，说不定就成全了你。”

紫荆惊恐地瞪大了眸子，嘴里不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
杜蘅却不再理她，纵身跳了下去。

这等轻浮孟浪之事，在前世，莫说是做，连想都不敢想！

如今，她却再没了任何顾忌。

只要能生存，莫说只是爬窗，便是荆棘遍地，她也只能向前！

强忍着不适，猫着腰，借着廊下灯笼的一点点微光，摸索着在窄巷里缓缓前行。

“娘，”杜荇尖细的声音穿过窗纸飘过来，“你说，她会不会突然醒来？”

“不可能！”张妈信誓旦旦，“我亲眼看着她喝下去，决不可能就醒。再说了，还有紫荆那丫头在房里守着呢！”

“那怎么还没动静？”杜荇忍不住质问。

柳姨娘狠狠剜她一眼：“你以后是要当侯夫人的，这么沉不住气怎么行？”

杜荇面上一红：“娘……”

“从庵堂外到这禅院，有好几道门。石南那憨小子盯得又紧，半刻钟便巡一回。”张妈赶紧解释，“老奴方才去送信，就正好给他碰到，很费了些口舌才糊弄过来呢。”

“娘，”杜荇撒娇，“何不乘这个机会把事情闹大，让那贱人身败名裂，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人？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柳姨娘斥道，“把那丫头搞臭虽可出一时之气，但夏家肯定也会退婚，你还有什么机会嫁进去？她的名声毁了不要紧，连带的，松儿、荳儿的婚事都要受影响！”

说到这里，她顿了顿，道：“再者，顾家的家产娘还没全部掌握，还得着落在这丫头身上。只要我替她掩盖了丑事，等于把这丫头捏在手心，顾家的财产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！”







“娘当了十几年的家，”杜苻奇道，“杜家的财产不是早就全都捏在娘的手里吗？”

柳姨娘眸光微冷：“都说狡兔三窟，顾老爷子起码有九窟！明面上拿老爷当儿子，暗地里防得比贼还紧！交到杜家的财产，最多只有九牛一毛！老爷子一准留了后手，要等到那丫头出嫁时，才肯拿出来给她当嫁妆！”

“娘就是爱疑神疑鬼！”杜苻不以为然，“顾老爷子都死了好几年了，难道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帮贱人争家产不成？”

柳姨娘恨铁不成钢，一指戳上她的额：“说你是棒槌还不信！顾老爷子若没有两把刷子，怎么可能跟平昌侯府结亲家？”

杜苻委屈地抱着头，却不敢吭声了。

杜蘅气得全身发抖，狠狠地握着拳，指尖深深地掐进肉里。

前世东窗事发后，柳姨娘施以雷霆手段，当夜所有在禅院伺候的下人被她卖的卖，逐的逐，剩下的也都下了封口令，不许任何人议论此事。事情才得以掩盖过去，从而保住了她的名声。

她失魂落魄，痛不欲生，好几次欲轻生。

亦是柳姨娘，亲侍汤水，百般疼惜，千般开导，让她重新生出了活下去的希望。

那件事之后，不只她对柳姨娘感激涕零，言听计从。柳姨娘更是赢得了父亲的信任，连老太太都夸她识大体，懂进退！不到半年，便扶了柳姨娘做继室。

杜苻，杜松，杜苳三人摇身一变，成了嫡子嫡女，身价水涨船高。

正因为当时事情没有闹大，才有了后来的圣上指婚，她风光嫁入燕王府。

新婚夜，南宫宸发现她非完璧之身，大怒而去。

她新婚便失宠，丑闻也再遮不住，各种流言四起，她亦沦为城中笑柄。

柳姨娘乘机劝说，她在燕王府势单力孤，才会遭人排挤。

不如让杜苳进府，两姐妹效仿娥皇女英，在一起互相也好有个帮衬。

可笑她听信谗言，竟真的帮她，让杜苳嫁进了王府，却因此更成了南宫宸的眼中钉，肉中刺！

她真是瞎了眼，错把仇人当恩人，引狼入室，糊里糊涂送了性命！

赵妈谄媚地道：“放心吧！有夫人张罗谋划着，这侯府夫人，大小姐做定了！”

柳姨娘心里格外舒坦，嘴里假意斥道：“啐！夫人在佛堂里躺着，你个老不死的东东西，胡咧咧什么呢？”

“哈！”赵妈涎着笑脸，指了指佛堂方向，“府里上上下下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这十几年来，府里大小事情都是夫人在张罗。那位，就只是个摆设罢了！等着吧，不出三月，老爷定会把你扶正。”

张妈也奉承：“早晚得改口，咱们几个私底下先叫着，算不上什么事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老爷未发话之前切不可造次，以免落人口实，弄出波折来，反而不美！”柳姨娘板着脸训斥。

“是是是，”赵妈忙道，“老奴一定小心，决不给夫人添麻烦。”

杜蘅冷笑。

柳姨娘想当正室，做梦！

只要她活着，柳姨娘就要做一辈子姨娘，被踩在脚底，永无翻身之日！

柳姨娘问：“交代的事都办妥了，不会有什么错漏吧？”

“放心，”张妈忙道，“人是街边找的乞丐，没亲没故！半夏粉也预备了，闯进去就立刻往他嘴里撒，保准他一个字都进不出来！到时打死了往山里一扔，神不知鬼不觉的……”

“来了！”赵妈忽地一声低嚷。

“嘘！”柳姨娘立刻制止，“别出声，小心隔墙有耳！”

“咱们这就去抓吧？”杜荇心脏怦怦乱跳。

“急什么？”柳姨娘似笑非笑，“好歹也是拿命换来的，总得留点时间，给他享受……”

屋中众人压低了声音笑了起来。

杜蘅无心再听，加快脚步出了窄巷，在院子门口略停了停，见四下无人，疾走几步溜进佛堂。

一脚踏进去，立刻惊觉不对。

棺材前跪着个男子，一身青色绸衫，听到脚步声回过头，跟杜蘅打了个照面。

他站起来，不卑不亢地道：“二小姐。”

原来是药房的伙计，石南。

杜蘅定了定神，缓缓踏了进去：“这里有我就够了，你歇着去吧。”

石南看了她一眼，眸中闪过一丝讶异，却没说话。

杜蘅顺着他的视线低头一瞧，不禁又是一惊。

在暗巷里摸黑走了一段，不仅衣裙上溅了许多黑色泥浆，就连绣鞋上都粘了一层黏稠的臭泥。

“我……”杜蘅飞快地思索着用什麼理由搪塞。

“我先告退了。”石南却像没瞧见一样，向她欠了欠身，若无其事地从左侧门走出了佛堂。

杜蘅低了头，盘算着如何应付柳姨娘的盘问。

此刻回房换一套衣裙显然已不可能。

但柳姨娘为人精细，若是穿着这套衣服出门，必定会引起她的怀疑。





柳姨娘只要随便一查，立刻就会知道她躲在暗巷，把她们的计划全听去了。

得想个法子，骗过柳姨娘才好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是紫苑慌乱的声音：“紫荆姐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

杜蘅心一紧，知道必是紫荆东窗事发了。

却见石南去而复返，一脚踏了进来。

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这一脚，竟然将烧香烛纸钱的铜盆踹了过来。

刚好紫苑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，也没看脚下，一脚踩上去。

杜蘅心中一动，忙往前疾走几步。

只听咣当一声响，铜盆翻覆，香灰纸灰洒了杜蘅一身，再随手一拍，一身素衣白裙立刻面目全非。

“咳咳咳。”杜蘅被呛得连连咳嗽不已，掩着鼻训道，“怎么搞的，路都不好走！看弄得我这一身，明日如何见人？”

“啊呀！”紫苑一愣再一惊，待看清人，越发吓了一跳，“小，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杜蘅看她一眼，坦然道：“我一直都在这，只是中间回房喝了杯水。”

“那，那紫荆姐姐呢？”紫苑蒙了。

“她乏了，我让她先回房歇着了。”杜蘅淡淡道。

紫苑这时才看到石南，狐疑地瞄他一眼：“姓石的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虽说这里是佛堂，还供着夫人的棺木，可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

“二小姐，后院好像出事了。”石南不动声色把话题岔开。

杜蘅假意吃惊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听说后面禅院里闯进了贼人！”紫苑抢着说话。

“这可怎么得了，后院里住的可都是女眷！”杜蘅一下子煞白了脸。

“我先去看看。”石南说着，率先出了门。

“咱们，要不要也去看看？”紫苑心揪得死紧。

杜蘅冷笑一声：“自然是要去的。”

刚走出佛堂，就见石南站在院中，两个粗壮的婆子挡在门口不许他进门：“柳姨娘说了，院子里都是女眷，要小心门户。”

柳姨娘想要大事化小，她偏要把事情闹大才好。

杜蘅苍白了脸道：“柳姨娘说得对，后院都是女眷，深更半夜的，你去并不方便。”

望向石南话锋一转：“这么大的事，没个男子做主也不行。劳烦你速去前院，请父

亲和大哥前来。”

“是。”石南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转身就走。

“哎！”等两个婆子反应过来，石南已去得远了。

“走。”杜蘅看也不看两个婆子一眼，带着紫苑进了后院。

后院这时已灯火通明。

抄手走廊上站满了人，柳姨娘居中，左手站的是周姨娘，右边是个身穿深蓝色蜀锦比甲，圆髻上插着一支银白的珍珠簪子，腰间系着白巾的中年仆妇。

先不提那比甲的材质，单只论头上那颗东珠，起码也要四五十两银子，寻常人家的主子也未必戴得起。

杜蘅认出，这人是平昌侯夫人身边最得力的李妈妈，亦是平昌侯世子夏风的乳母。

顾夏两家是通家之好，她又与夏风自幼定亲，顾氏病逝，按理许太太应该亲自前来吊唁，不巧身子不爽利，这才打发夏风和李妈妈前来。

见杜苻杜荭都未露脸，杜蘅冷笑一声，柳姨娘倒是聪明，知道两位都是未出阁的小姐，这种腌臢事，自然是撇得越干净越好。

几个粗壮的婆子，推推搡搡地押着个五花大绑的男子走到庭院中，喝道：“跪下！”

那男子挣扎着抬起头，只嚷了一句：“冤枉，我是受小姐……”

张妈立刻拿了块抹布，敏捷地塞进他嘴里，喝道：“叫你满口喷粪！简直找死！”

那几个婆子一拥而上，一顿拳打脚踢，男子满地乱滚，张着嘴却吐不出半个字。

李妈妈眼见那男子从杜蘅的房里出来，已是脸色大变，再听他不清不楚地说了这半句，登时气得浑身发抖：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

柳姨娘假惺惺地道：“二小姐素来端庄守礼，眼下又是夫人停灵之日，再怎么没有廉耻，也断然做不出这等下作之事！定是这贼子为了脱罪，胡乱攀污。李妈妈且不可听信谣言！”

说罢，转过头呵斥：“二小姐呢？还不快去找！”

“这……”张妈目光闪烁，期期艾艾。

“这什么这，还不快说？”

张妈忽然扑通一声跪倒，伸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：“老奴该死，没有保护好小姐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柳姨娘大吃一惊。

“小姐，小姐她，她被这贼人奸污了……”张妈说着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你，你胡说！”柳姨娘面色惨白，厉声呵斥。

“的确是一派胡言！”杜蘅冷笑着，从暗处缓缓踱了出来。

饶是柳姨娘奸诈似狐，冷不丁见了杜蘅，也禁不住吓得腿一软。

张妈猛然回头，顿时像见了鬼似地，尖叫出声：“啊！”





“张妈，”杜蘅全身缟素，挺着背脊站在她面前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目光锐利如鹰，“你为何血口喷人，污我清白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张妈百口莫辩。

“晚上灯光不明，张妈老眼昏花，一时错认也是有的。”赵妈定了定神，忙帮腔。

杜蘅冷笑：“张妈不过三十出头，哪里就谈得上老眼昏花了？”

“是，是呀，”张妈从慌乱中回过神，顺势狡辩，“刚才情形太混乱，我认错人了？”

杜蘅上前一步，直勾勾地盯着张妈，眼神似悲似怒，十分复杂：“别人许会认错，我是张妈一手带大，岂有认错之理？”

说着，她再踏前一步，语气咄咄逼人：“发生这种事，便是旁人也会想着遮掩，张妈是我奶娘，为何在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，便当众信口雌黄，是何居心？！”

问到最后一句，神情已近凌厉。

张妈一退再退，终于抵挡不住她的气势，一跤跌在地上：“我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李妈妈自幼服侍侯爷夫人，什么样的手段没见过？

自然听出这件事内有隐情，本就阴沉的脸色，越发黑得像锅底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“不像话，太不像话！”杜谦面色铁青，大踏步走了进来。

“老爷，”柳姨娘吓了一跳，忙迎上去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怎么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想瞒着我？”杜谦怒容满面。

柳姨娘一脸委屈：“事关二小姐清白，自然不宜宣扬。我也不敢瞒，想查清了再向老爷禀报。”

“还敢顶嘴！”杜谦越发怒不可抑，“院里进了贼人，关蘅儿什么事？张妈猪油蒙了心，你也糊涂了不成？”

柳姨娘泫然欲泣，垂了头轻声道：“是我思虑不周，老爷教训得是。”

“隔着好几道门，居然让贼人溜进来！”周姨娘幸灾乐祸地睨一眼柳姨娘，拉长了声音道，“姐姐果然管教有方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柳姨娘霍地抬头，尖声道。

“这事本就透着邪门！那么多上夜的婆子，难道都死了不成？”周姨娘平日便与她不对盘，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打压她的机会。

“闭嘴！”杜谦喝道，“今晚上夜的，全部拉出去打二十板子，交人牙子发卖！”

一听要打二十大板，还要卖出府去，那些上夜的婆子，个个唬得魂飞魄散。

她们并不知柳姨娘的毒计，只收了几百钱，放个人进来，哪里晓得会惹来这么大的祸事？

不自觉就嚷出来：“不关我们的事……呜呜……”

早有那粗使的婆子冲上来，用抹布一把堵住她的嘴，生拖活拽了出去。

噼里啪啦的板子声，很快响了起来，在深夜的庵堂显得格外惨人。

“二小姐既然在这里，被污的那个又是谁？”周姨娘不死心，又冒出一句。

两个婆子架着紫荆从屋里出来。

她衣衫凌乱，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脸上表情扭曲而呆滞，脖子上，脸上遍布着青紫的瘀痕。一切的一切，无言地控诉着，刚才她经历了多么惨无人道的对待。

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小院。

张妈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，赵妈也下意识地垂下了眼帘。

柳姨娘面无表情，心中暗骂：没用的东西，坏了我的好事，该！

“哟，”周姨娘瞪大了眼珠，无比惊讶，“这不是紫荆姑娘吗？”

“不管是谁，乱棍打死！”杜谦狠狠剜她一眼，怒道。

“是。”周姨娘见他动了真怒，不敢再吭声。

婆子架着紫荆出门，紫荆转动眼睛，视线从众人脸上茫然地扫过，当看到杜蘅时，眼中忽地射出精光。

原本安静无声的她，忽地拼了命地扭动着，挣扎着，想要扑过去，嘴里“嗬嗬”地大叫着，状若疯狂。

幸得两个婆子都是做惯粗活之人，力气极大，很快便制住她。

“啊！”紫苑尖叫一声，躲到了杜蘅的身后。

杜蘅毫不退缩，背挺得笔直，静静地迎着她的视线。

她并不后悔，若方才有一丝心软，现在生不如死的便是自己。

她已不是前世那个软弱可欺，天真善良的杜蘅！

只要能手刃仇敌，报前世血海深仇，即便永坠阿鼻地狱，又何惧之有？

杜谦一脸厌恶地摆了摆手：“此事就此作罢，以后谁都不许再提！否则，一律赶出府去！”

杜蘅神色冰冷，脸上血色全无，白得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瓷娃娃。

好，很好！

父亲果然是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！无情狠辣！一句话，就把事情轻轻地揭过去！

自杜谦进门后一直冷眼旁观的李妈妈忽地出声：“杜大人，有句话，老奴不知当不当讲？”

杜谦面上一红：“李妈妈客气了，请讲。”

“按说，这是杜府家事，老奴本不该插手。”李妈妈话说得恭敬，神色却极傲慢，“可事关二小姐，由不得老奴不管。”

她指着张妈，道：“这种糊涂之人，留在二小姐身边，早晚酿出祸事，还请杜大人及早遣出府去的好。”





杜谦像给人打了个巴掌，脸上热辣辣地发着烧，窒了一窒，才道：“还是李妈妈想得周到，就依你说的办。”

张妈一听这话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：“老爷！”

她十七岁就进了府，说是奶娘实则比杜蘅这个主子还有威信，养尊处优惯了，现在要她再回家过清苦的日子，哪里能够？

杜谦看也不看她，冷声道：“蘅儿如今也大了，张妈也该回家颐养天年了。”

张妈慌了神：“柳姨娘！”

柳姨娘柳眉一竖，呵斥：“下流没脸的东西，老爷的话也敢驳，还不快叩谢老爷？”

杜蘅忽道：“张妈只是一时糊涂，求父亲饶了她这一回。”

李妈妈在侯府颐指气使惯了，连平昌侯有时都敬她三分，不想一片好心竟被杜蘅驳了，心中别扭可想而知。

她毕竟出身大家，心里再生气，面上亦是平静无波，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：“自古刁奴家主之事数不胜数，二小姐年轻，恐不知其中厉害！”

张妈连连叩头，涕泪交流：“冤枉啊！皇天在上，我若有心害二小姐，天诛地灭！”

杜蘅垂了头，语气虽轻，却字字清晰：“张妈伺候了我十五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如今年事已高，若为点小错就逐出府去，外人不知缘由，必会说我家凉薄。若有心人借此做些文章，碍了父亲的官声，蘅儿更是百死莫赎。”

杜谦大声道：“我行得端坐得正，怕什么别人说？”

杜蘅跪下来：“父亲虽不惧，但需知人言可畏。况且，我也信张妈绝非有意害我，关心则乱，一时错认也是有的。”

“李妈妈，你看这事……”杜谦故作为难。

李妈妈神色冷淡：“这是杜府家事，自然是杜大人做主。”

杜谦便板了脸，对杜蘅道：“是你要留她，日后可别后悔！”

“谢老爷，谢小姐，谢李妈妈……”张妈喜出望外。

“多谢父亲成全。”杜蘅缓缓站起来。

杜谦这时才注意到她满身狼狈，皱了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紫苑扑通跪下去，哆嗦着道：“是奴，奴婢不小心，踩，踩翻了烧香烛纸钱的铜盆……”

“你怎么伺候的？”柳姨娘立刻训斥。

紫苑生怕被赶出府去，一个劲地磕头。

杜蘅拉了她起来：“这些日子没日没夜地伺候着，便是铁人也要倒了，出点差错也难免，再说又没伤着皮肉，只是脏了衣物，换了就是。”

李妈妈瞧在眼里，暗自摇头。

二小姐性子这么绵软，以后怎么掌管偌大一个侯府？

“还杵着做什么，都散了！”杜谦一瞧满走廊的人，顿时气闷。

大家巴不得这句话，顿时一哄而散。

杜谦对柳姨娘道：“蘅儿的屋子不能住了，你给安排一下。”

柳姨娘忙道：“我正打算让大小姐和三小姐挤挤，给二小姐腾间房。”

“嗯，”杜谦缓了面色，道，“上夜的人，安排了没有？再有懈怠偷懒的，重罚不饶！”

柳姨娘连连点头：“奴婢省得，老爷放心。”

杜谦又对一直站在身后默不吭声的杜松道：“去挑些家丁，要谨慎细心的，到庵堂外巡逻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杜松忙道。

“紫苑，好生伺候你家小姐。”

“是。”紫苑垂着眼，不敢望他。

“蘅儿，”杜谦叹了口气，道，“你受委屈了，可明儿是你母亲下葬的日子，还得打起精神。别胡思乱想，洗个热水澡，早些安置吧。”

杜蘅轻应：“是。”

杜谦又向李妈妈告了罪，这才带着杜松回了前院。

柳姨娘立刻紧锣密鼓地安排起来，折腾了好一会，庵堂才算恢复之前的宁静。

然而，在这宁静的表象下，究竟暗藏了多少波涛，却只有天知道了。

翌日，天空飘起了雨丝。

杜蘅一反前几日痛不欲生，哭得几近晕厥之态，显得分外安静。

她安静而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，还礼，下跪，磕头。

似乎已痛到麻木，又像是终于接受了事实，又或者是在酝酿着什么？

夏风的目光不自觉地开始追逐着眼前那个身着重孝，庄重肃穆的少女。

这个生下来，就注定要与他共度一生的女子。

从七岁到现在，杜蘅两字听得耳朵起了茧，然而在他心里，始终只是一个名字。

两家相距千里，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，偶尔瞥上一眼，也会因七岁的差距，对她视而不见。

只是今日，她忽然变得鲜活立体了起来。

看着她一身缟素，孤单而骄傲地跪在坟前，像一朵开在悬崖边的铃兰，有点凄清，更多的是惨烈的绝然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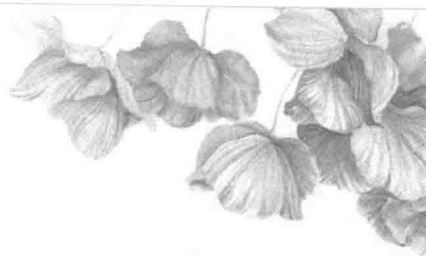
他忽然心惊，感觉她随时会跳入坟中，随顾氏而去。

于是，生出一种冲动，想要阻拦她，保护她……

“小侯爷，你做什么？”







“呃？”夏风怔忡回头，见紫苑一脸讶异地瞪着他。

这才察觉，他竟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站到了杜蘅的身边。

众人都瞪着眼珠子，等着他的解释。

“啊，”夏风顿生尴尬，只好轻咳一声，拈了一炷香，“我，想送岳母大人最后一程。”

见他竟丝毫不避嫌，杜苻妒忌得眼都红了。

“得婿如此，夫复何求！”杜谦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连连点头，“内子在天有灵，定然很是欣慰。”

## 02 巧拔钉子

山路本就崎岖，下了一天的雨，越发泥泞湿滑，马车摇晃得很是厉害。有些路段，还要靠家丁车夫连推带抬才过得去。

杜蘅闭着眼睛靠着车壁，安静如老僧入定。

“小姐。”紫苑怯生生地唤了她一声。

杜蘅缓缓张开眼睛，目光那么淡淡一扫。

紫苑莫名心慌：“前头马车停了，小姐，要不要下车透透气？”

杜蘅盯着她，陷入沉思。

前世她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惨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是身边的人都被柳姨娘收买了。

以致她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被柳姨娘掌握，根本翻不出她的手掌心。

要想改变命运，把主动权握在手里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身边的“钉子”清理干净。

一颗一颗拔，太过浪费时间，也容易引起柳姨娘警觉，不利她进一步的行动。

最好的方法，是既能把有心人安在身边的爪牙一次性全赶走，自己还不必出面。

紫苑不自觉地摸了摸脸：“小姐，可是奴婢脸上，粘了脏东西？”

杜蘅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“是脏了，回去好好洗洗。”

紫苑激灵打了个寒战，突然间生出一种错觉。

眼前端坐的，不是懦弱温和的小姐，而是一头龇着獠牙，随时准备扑过来咬断她喉咙的恶狼！

傍晚时分，杜家的车队终于回到了位于京城西郊的杜府。

顾不得车马劳顿，杜谦领着一众子女、姨娘去瑞草堂给杜老太太请安。